

经常有人说,女性更适合做编辑。在出版圈,女性也确实占据相当的比例。女性做出版,如何更好地发挥“她”力量?如何平衡工作、家庭与个人生活?她们有着怎样的与出版结缘的故事?本期,我们开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策划,约请活跃在出版各细分领域的女性,分享自己的工作状态与职业成长故事。

与出版结缘,源于对文字的热爱

■张 壅(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在做了11年都市报的新闻采编工作之后,考虑到对家庭及孩子的照顾,当时自己想找一份相对来说节奏不是那么快,并且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所以萌生了做图书出版的想法。

目前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出版管理方面,对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满意的。虽然有些辛苦,但是因为热爱,可以说是累并快乐着。

理想的处事原则:“外圆内方”

在工作中,也遇到过至暗时刻。例如,在疫情蔓延时,畅销书销售不理想,或是与重点作家沟通不畅,偶尔也有非常沮丧的时刻。很喜欢里尔克的一句话: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克服无力感,我的办法是安慰自己,不是放弃,而是休息。好好睡一觉,重新理一理思路,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女性的很多性别特点,如果发挥得好,对于出版工作来说大有裨益。例如,女性的亲和力,在与作家沟通以及经销商沟通方面,比男性更具优势。此外,对工作的耐心,以及工作中的定力,都更适合做出版工作。我的工作原则基本

上是这样的:保持应有的原则和底线,在此基础上,努力在沟通层面做到圆融、宽容、随和。也就是说,我认为的理想处事原则是“外圆内方”,随时保有原则和底线,但是在处理沟通方面可以更圆融随和。

留一点独处时光,行稳致远

从职业规划上来说,每个人的成长路径都不同。要想收获成功,无一例外首先要要在现有岗位上做好工作,努力做到出色,做到优于同僚,一定会有自己的机会和机遇。

工作之外,我最喜欢的事是看看书,写一点小文章。不仅仅是女性,现在的男性也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工作时间,全身心投入工作,认真做好工作;工作之余,高质量地陪伴亲人。相信孩子也会欣赏你努力向上的模样。总之,女性必须有自己的事业,同时,家庭是我们温暖的港湾和最后的归宿,做好沟通协调,我们可以兼得。此外,每天或至少每周,给自己留一点独处时光,用于思考或读书,这样更利于我们行稳致远。

厘清事业与家庭及各种角色的内在关系

■李桂珍(未来出版社社长)

作为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未来出版社社长,我算是一位女性领导,带领着一支以女性为主的团队,多年来努力行走在“兴文化、育新人”的道路上,策划出版了《装进书包的秘密》《诗词里的古都》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精品图书,受到青少年的欢迎和喜爱。

时刻感受身上的担子,不轻言放弃

自上世纪90年代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工作以来,从普通员工到中层干部再到社领导,我在出版行业工作了近30年。2017年起出任未来出版社社长,深感担任国有文化企业负责人的担子和压力,既要注重社会效益,出好书、出精品,又要实现经济效益,保证全社员工的工资收入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尤其是疫情三年,做起事来更加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和艰辛。未来社荣获多项大奖的《装进书包的秘密》一书,2021年底入选山东省中小学寒假阅读书目,但正在印制时,西安宣布进入为期32天的静默。3万册书如何按期从西安运抵山东真让人束手无策、欲哭无泪。虽然封控在家,但我们认为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绝不轻言放弃。最终出版社储运部千方百计联系上山东老大哥给西安捐赠蔬菜的返程车,将书如期运抵山东,最终赶上了阅读活动。该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感慨良多。

女性要有做出版家的目标

■包 岩(华文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总经理)

我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出版行业,过往的职业生涯全都与出版相关。从编辑开始做起,参加了当时新闻出版署首次组织的编辑职称考试。我在总编办做过一段时间的编务管理、版权贸易,后来做编辑、编辑部主任、图书中心主任、分社社长,分管过印制和发行工作,可以说整个职业生涯是以策划编辑图书为主,以营销发行、组织文化活动为辅。和年轻朋友一样,我也经历了一个从懵懂无知到小有成果的过程。

我目前在华文出版社工作,这是一家具有深厚统战基因的出版社,是中央统战部在1987年创办的。听我们的老社领导讲,当时创社的目的之一是便于统战部的海外工作,但实际上,发挥的作用却不止于此。华文社的设立使统战部有了一个新的传播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统战历史、统战政策、统战理论、统战故事都能够作为文字成果以系统严谨的方式记录下来,保存下来,再传播出去。2010年,华文社转制,作为国资百分百控股的文化企业加入了中国出版集团的大家庭。这一转折使华文社有幸能够为党的政策宣传和统战出版贡献双重力量,也为华文出版社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出版舞台。

我想,一个人自己的事业如果能够与国家民族的共同事业保持一致,就能够体现出最大的人生价值。如果相脱离,不但成就会变小,荣誉感和幸福感也会大打折扣。成就感应当体现在为国家民族出了多少力,奉献了多少才智。

编辑这行,越老越吃香

我属于乐观型的,也比较理性,大多数时刻状态都很好,喜欢忙,整个人挺有干劲,经常被人说瘦瘦小小的,怎么精力那么充

沛。但是要说无力感,还是偶尔会有那么一瞬。比如看到图书销售折扣过低,特别心疼。编辑累死累活、全心全意地做了那么多努力,被大白菜一样地甩卖出去,特别为编辑心疼。京东、当当这样的大平台,是我们倚重的平台,也是经销商巨鳄,面对这些大平台,我们对发货折扣缺乏话语权。直播带货平台也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销售,也拉低了折扣。经常会看到一折特价甩卖的书,看到这种事内心还是觉得挺苍凉。

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有过特别沮丧的时刻,跟了很久的作者,彻夜不眠地编写写作大纲,为他找资料,结果书稿最后被别的社抢走了。原因是,对方是大品牌的社,对方老师是资深老编辑,作者觉得放心。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好的平台会让你带着光环,甚至会神化你,做起事情来属于事半功倍。所以,千万不要在小平台上有点成果就把自己当将军。还有,做编辑这行真挺好,不怕老,而且越老越吃香。所以年轻的朋友们,要有勇气到更高更大的平台上去挑战,去锻炼!

不要时时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

许多出版社都是女性员工偏多。但是这也为女性管理者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宽容大气,公正公平,对女员工偶尔出现的“娇娇二气”要扛得住,理解得了,安慰得来。同时也要敢于担当,有杀伐决断的领导能力。所谓慈不掌兵,作为一家中小型出版企业的负责人,难免会面对刁难、争议,各种矛盾最终都是汇聚到自己这里等着最终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决断力,很多事情就会议而不决。

出版人的职业路径可以概括为“两多一少”。两个“多”,一是多环节,二是多品种。

出版圈中的“她”力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 珩 张聪聪 采访/整理



一个带着大家挣工分的“生产队长”

■常 青(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做少儿出版之前,我做过中学语文老师、专职团干、电视台采编、报社编辑。1996年,我进入川少社《红领巾》杂志编辑部做杂志编辑,后担任《红领巾》杂志编辑部副主任;2002年竞聘成为《中学生读写》杂志执行主编;2004年5月竞聘成为分管期刊的副社长;2011年10月担任川少社总编辑;2012年12月起担任川少社社长。

今年是我从事少儿出版的第28年,担任川少社社长第11年,最让我骄傲和自豪的:一是锻炼和培养了一支团结向上、能打硬仗的团队;二是我们自力更生、负重前行,没有向主管主办单位提过任何条件、伸手要过任何资源;三是我们踏踏实实从零(负数)做起,没有抢过任何兄弟社的作家作品及其他资源。我们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做良心事,出良心书!在我们的努力和坚持下,川少社实现了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经营规模效益连年大幅提升,取得长足进步,走上稳健快速发展之路。

当下,我的工作重心是抓选题,抓经营。一是牢记使命,抓好主题出版和重点项目。二是发掘、培育原创力作,打造好书集群。三是完善渠道布局,构建立体营销体系。四是积极研发“走出去”产品,精心布局海外。五是注重战略布局,资源整合和团队建设。

在危机中找契机,变被动为主动

我始终记忆深刻的事发生在2013年1月。当时接任川少社社长不到1个月的我,去拜访一家民营书店,采购人员告诉我:“川少社的发行人员还是蛮敬业的,一出差过来就泡在我那里,姐长姐短地叫,求我再给添点川少的书。”这一席话,令我心里五味杂陈:如果一家出版社的业务员只能一味低三下四地去求着采购,那就是出版社社长的失利。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让自己社里的业务员站着和经销商说话。

2022年,“焦虑”成为贯穿全年的关键词。疫情、舆情交织,高温限电严相逼,困难和挑战的不确定性,业绩和

结果的不可预知,都让人无比焦虑。而川少人的行动,令我感动:在物流受阻、客户催货时,业务员四处奔走,绞尽脑汁想办法;在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员工一边吸着藿香正气液、一边处理稿件和订单;封控期间,想回办公室取电脑和文件的员工,找到大楼物管苦苦哀求;居家办公期间,编辑、审校们争分夺秒,自发地呼叫闪送传递稿件,以免耽误出书出刊;新冠感染高峰期,负责打单的会计倒下了主办会计上,主办会计倒下了室主任上,边问边学,前赴后继,不落下一张收款单据——这样的画面数不胜数,它展现的是川少人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努力的拼搏精神;是川少人看淡功利、严控过程的敬业精神;是川少人互帮互补、紧密协作的团队精神。面对困难和考验,我们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坚毅果敢,积极探讨在危机中找契机、变被动为主动的方法和途径。

把员工都“逼”成“明白人”

我经常讲,川少社没有领导,作为社长,充其量就是一个带着大家挣工分的生产队长。我要求下属做到的事,我会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并且做得更好。严于律己,作好表率。出版社作为一线基层单位,社长必须时刻深入团队,不能游离于团队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团队之上。大到出版社的发展战略,小到一个书名、封面和首版印数的确定等,我都会亲自把关。虽然我不能每一件事都亲自去做,但我必须搞懂每一件事为什么这么做。因此,凡有员工来找我签批,我都问得一清二楚;业务不熟悉的人,就过不了关。我用这种方式,把每个员工都“逼”成了“明白人”;也以这种方式,提高自己把控全局的能力。

最简单的职业路径就是,做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时间不会辜负实干者。至于家庭、工作和生活,说实话很难平衡。要想收获就得付出。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刚中有柔,与团队一起成长

■林 云(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

我毕业面临职业选择时,本想从事报纸传媒方向,但因缘际会到了出版行业。2005年7月,我入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北京公司。因所学专业是现当代文学,与当时公司选题方向社科文艺类很契合。入职后从基本的案头工作做起,也通过参与项目熟悉了编印发基本流程。

入职公司半年左右,公司选题方向调整为童书,我才真正与童书结缘。在编辑老师的带领下,参与的第一个童书项目是超级畅销品牌《皮皮鲁总动员》。入职一年多以后,开始协助部门负责人执行部分管理工作。2008年10月开始,全面负责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北京出版中心的管理工作。2012年9月,参加江西出版集团竞聘成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副社长,并兼任北京天下童书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原北京出版中心升级版)。2017年6月,调到中国和平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从此开启了新的征程。

目前,我的工作重心,一方面是团队建设,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团队,有效提升出版链条上的策划、编辑、出版、营销和发行等环节的质量与效率;另一方面是打造优质的内容和渠道,尤其是布局新媒体渠道,做到随时向用户精准推送信息,达到营销即销售的目的。

与团队一起奋斗、成长

中国和平出版社从2018年开始全面回归少儿出版,5年间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突破,整个团队得到了锻炼,发行渠道不断开拓,精品图书获奖入榜,图书“走出去”语种不断丰富,市场图书

规模连年翻番,开卷排名实现跨越式进位,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和平社一起成长,与团队一起奋斗,其中有苦有乐,整体工作状态还是满意的。

能从事少儿出版这个行业,我最大的感受是无悔。孩子的世界纯真美好,能为孩子编辑出版图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出版后的图书实实在在摆在面前时,也很有成就感。尤其作为一个母亲,当自己的孩子看到书上印着妈妈的名字时说“这是我妈妈做的书”,这时我跟孩子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印象最深的是,我刚调到和平社不久,有机会出版插画家朱成梁的图画书。原创图画书也是社里想重点打造的产品线,因为这是给孩子早期阅读非常好的产品,市场需求也非常大。当朱老师把郭振媛的文稿发给我,我被故事里的童真打动,很快就决定出版。而朱老师也很快画出了这本,他把自己常年积累的民间艺术里的元素巧妙地融合到书里。后来,经过文编、美编精益求精的多次打磨,营销、发行多种形式多渠道的宣传,《别让太阳掉下来》成为了和平社的代表之作。这本书也屡获权威大奖。出版人的成就感源自发现了好作者,打造了好品牌,培养了好团队。

发挥柔中带刚和刚中带柔的力量

在和平社,大概三分之二都是女性,编辑部更是女性居多。女性在少儿出版中,发挥的是柔中带刚和刚中带柔的力量,有耐心,也有韧劲。

(下转第15版)